

馬 色 黑

著 洵 卜 路
譯 波 映



文 學 研 究 會
世 界 文 學 名 著 叢 書

黑 色 馬

路 卜 洵 著
映 波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(86273)

文學研究會世界
文學名著叢書

黑色馬一冊

The Black Horse

每冊定價國幣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V. Ropshin

譯述者 映波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章德宣)

『……這就是黑色的馬，背上坐了一個騎者，在他手裏有一把天秤。』

啓示錄第六卷第五頁

『……誰讎恨自己的兄弟，他就處在煙霧之中，在煙霧中奔走，不知道向何處去，因為煙霧迷了他的眼。』

救世記第二卷第十一頁

十一月一日

非常想睡，但是我強制了自己，下命令將那沙陵科帶上來。他已經來到，高高的身材，穿着黃色的短皮襖，站在前面階檐那裏。

——請坐。

——我站着好，大佐先生。

——請坐，就是此地，我的對面。

他爲顧慮禮貌起見，先在門外擦一擦腳底的雪泥。以後就坐在椅面上了。

——你是蒲翦洛夫工廠的工人嗎？

——是的。

——你是我在『列甯號』的鐵甲車中擄得來的？

——是的。

——我當時說什麼話的？重說一遍。

他思索一下，擡起眼來。

——你說，每一個人都可以來服務，誰不願意就槍斃他……

——不是。我說：誰願意就來服務，而誰叛變了，我就絞死他……是這樣的嗎？

——是的。

——但是我現在知道你是一個共產黨員。

他戰慄不安。

——供出來，還有誰是在共產黨的支部裏的？

——不能知道，大佐先生。

——你知道要怎樣辦你嗎？

——聽你隨便。

——好。值日官……

他想說些什麼，已經從椅子上站起來。但是楊高洛夫和魏嘉已經走進來。

——值日官一百五十鞭子！

將他拖出去的時候，我沒有解衣服，躺在牀上。立即在黑暗的煙霧中就不見那沙陵科，和到雪地去長的走廊，松林，冰凍的雪的沙地，蒼白而帶黃色的櫟樹的森林，栗色的馬鞍和櫻色的小馬高魯白卡。但是隔壁在鞭打，推倒什麼似的，尖銳的，平勻的在空氣中震蕩着。

——大佐先生！

『四十二……四十三……四十四』……睡意已過。開始苦悶地躺在此地，在不相識的驚懼的牧士家暖熱的房間中，新異的屋子裏。在草堆中有很殘酷的聲音說：『嘻，還轉動哩……魏嘉你坐到他的頭上去』……這是楊高洛夫在那裏『動手』哩。

十一月二日

楊高洛夫是白鬚子的農民，白斯哥的人。他是舊教徒，不吸煙，吃東西欲用自己帶來的食具，並且嚴守規矩的。十五年之前，他因為吃醋嫉妬將自己的兄弟殺死。但是這是『婦人女子的事』，在婦人女子的事件中是沒有法律的。他來投入自願兵的時候，我會經問他：

——你爲什麼離恨他們呢？

——離恨誰？

——共產黨員。

——這個惡魔嗎？爲了什麼要喜歡他們呢？房屋被燒了，兒子被打死了……就是母狗，還愛自己的小狗……應當拿他們放在草堆裏燒死。

——但是白黨是地主出身的，

——這有什麼要緊呢？我們要振斷地主們的頭。

——什麼時候？

——現在就是機會來了。

他一直做到小隊長，對於自己的位置覺得很驕傲，有一次魏嘉開頑笑，說他是貴族的僕人，他怒不可遏地翹起白的鬍子。

——混蛋。不准說。我不是爲了貴族——爲了俄羅斯。

爲了俄羅斯……在大戰之前，他許是說過：『我們是踐在腳底下的東西，』並且知道不希望什麼『高官貴爵。』而現在騎在馬背上，提着鎗將『惡魔們』趕出俄羅斯去。

十一月三日

我停駐在一個小城市裏，這裏貧窮而骯髒。城市陷在鬆的沙石之中。森林中是沙，道路上是沙，街道上也是沙，枕頭裏面也是沙。好像我們是在阿剌伯的沙漠中一樣。但是在沙漠中是有很熱的太陽光的，而此地是朦朧的灰色的白天，飄着一團團的春天的雪花，早晨寒氣刺激手指發痛。我們還穿着夏天的大衣。我們是沒有長統皮鞋。沒有手套。誰都不能忍受的，轉回到後方去。

在城市的空場中有些破舊的行人休息的陰道，堆着馬糞與灰塵。婦女們裹了白頭巾，農民們戴着白的帽子。猶太人差不多看不到。猶太人都帶着老年人，妻子，兒童，耕牛和家具搬到森林裏去了。倘若我是在他們的地位，我也要搬走的。在他們的眼睛中，我們不是解放他們的人，而是殺人放火的人們。

放火，搶劫與強姦都是有命令嚴禁的。對於破壞的——處死刑。但是我明知道昨天

在第二騎兵營中用金錶和金戒指來賭博；大尉希貢搗毀了猶太人的小舖子；在輕騎部隊中通行貨幣——美國的金元；在森林中找出分裂開的女人的屍首。槍斃嗎？我已經槍斃了二個。但是總不能槍斃半團人吧。

我在那裏寫字，而在食堂中留聲機在那嘰嘰啞啞地叫着。響了響，停止住，又從新響起來，只怕是機器的毛病，不能痛快地唱下去。我聽到魏嘉好長久地弄牠，修理牠，最後，狠毒地咀咒起來。以後又低低地開始響起來了：

俄羅斯的工人們

愛護托洛斯基和宜利宜奇的

狂風烈火，

還有其他的一切……

十一月四日

魏嘉——藝術家。在『功課』以外有空的時候他就畫『圖畫』。有一張這樣的『圖畫』他今天拿給我看。他畫的自己的像。一模一樣的如火般紅色的頭髮，那樣的扁平的鼻子，那樣神動的眼睛：一隻是不動的，被子彈打毀的，另外一隻是帶傷的，愉快的，敏捷的。他不是穿着我們的大衣，而是英國式的，鼻子上帶着一個方圈和五星。底下寫着：『黨代表魏道爾魏道洛夫，毛升堅同志。』

他很愛自己的藝術作品。他無法遏制心滿意足的觀念。倘若他是知道歷史他要自比於涅也或是大衛。事實上，他是以前的販賣雜貨的小商人，弗拉的米爾地方的流氓。高興的時候，他就說：

——留聲——留聲——留聲機……感動——感動，感動機……不好送到展覽會去嗎，大佐先生？

十一月五日

我下命令將高魯白卡上了鞍皮，騎着馬到野外去。休息了好久的小馬很活潑地跑着步子大而且快，在雨點之下，一隊隊的馬向前行進，喀喀地響着。天氣是惡劣而溫和。風吹颯颯地作響。一塊一塊的，黑而帶紫色的雲，很低地一直垂到土地上。

我喜歡廣大田野的舒暢。我愛碧綠的遠遠的森林，和雪融時潮濕的霧氣。此地，在田野中，我知道，整個心兒知道我是俄國人，耕夫和放蕩者的後裔，世世代代是黑土帶的子孫。此地不是歐洲，也不需要——絞腦子的智慧，貧血，和追求底細去。此地——「不是潔白的雪，」而是愚蠢，殘暴，騷擾。

我停在白婁星河岸上，沿着河岸步行。大河平靜地深深地流着，在不動的河面上漂流着帶了雪的一塊塊的冰塊。枯黃的灌木滴滴地流着水點，黃魯白卡小馬的腿在濕的草地上滑了一下，輕輕地拔出來，牠的鼻子碰着我的肩膀。我聽到牠的呼吸，我覺得牠，和低垂下來的天，白婁星河，風吹作響的蘆葦，以及我自己——是一個不可分的，整個的，唯

一的神祕而不可知的世界……我回憶到奧利茄姑娘。我想起她來還是那樣的，還是我在莫斯科看到她的時候那樣——穿了白的上衣，戴的草帽。現在奧利茄在那裏她遇了什麼事沒有？

十一月六日

俄羅斯——奧利茄，奧利茄——俄羅斯。倘若沒有奧利茄，我對於俄羅斯的愛護就沒有這樣深切。倘若沒有俄羅斯，我對於奧利茄的愛戀，減少了廣泛的意義。在俄羅斯沒有奧利茄也是生活下去，奧利茄在流離之中是怎樣的被驅使——驅進『破了屋頂的』房子去，戰慄驚慌而『活着預備死。』

十一月七日

昨天我在花園裏將那沙陵科絞死。他沒有造供出他，和野獸一樣躺在廚房裏。他信不信他將死？

是早晨八點鐘。寒冷的太陽剛上來。昨夜下了鬆的雪子，小道上的沙都凍了很硬。那沙陵科和楊高洛夫一道走到石臺上。以後萎縮地閉着眼站在白樺樹之下。在白樺樹上面，大幹旁邊的一個橫枝上，魏嘉高高地坐在上面。街道上集合起來的騎兵們靜默無聲。

——開始。

那沙陵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他沒有帽子，穿着短的，白的襯衣，頸項是被鞭打傷的。楊高洛夫在他的肚子上踢了一腳。

——死鬼……死鬼禱告上帝呀，混蛋。

我看到他很快地手指畫了個十字，青的嘴唇在波動。我很快地感覺到聽到什麼：

——先生……大佐先生……

——連死都不會禱告什麼呢……禱告昇天去。——楊高洛夫狠狠地說。

魏嘉將繩子往上一抽。一隻很瘦的腿屈曲起來，頭向下垂，懸掛着長而無力的身體。

魏嘉爬下了樹，活動一下腳，向騎兵們喊：

——什麼這樣希奇沒有看到過回去？

十一月八日

弗婁德中尉，驃騎隊的，參加過前線的一切戰爭，佩着金線帶，在馬隊之中，被打傷之後，就在基奧基也夫的紅十字會中服務。共產黨逮捕他下獄。他從監獄中逃亡出來。他現在指揮第二騎兵營。

每天晚上都到我這裏來，坐在土耳其的沙發椅上，吸煙。他一切還是小孩子，薄薄的頭髮，玫瑰色的頰顴兒，沒有鬍子，只有小孩子的汗毛。

——袁梨尼古拉也維奇，爲什麼我們在後方呢？

——命令如此的。

——什麼時候就快到前線去了？

——下了命令的時候，

——他皺起了薄薄的眉毛。

——厭煩了。

——一個人走好了。

——你時常將我開頑笑。

——開頑笑嗎？上帝在上面，弗婁德……倘若我厭煩了，我就走了。

——那裏去？

——森林中去。

白天已近黃昏，第一個星已經有了亮光。窗子外邊是嚴寒的夜晚。弗婁德從這個角上走到那個角。

——我們以前有三個姊妹，兩個弟兄和父親，他是上將，母親很早就死了。我們有田